

## 七日談

(北京篇)

當指尖敲打屏幕的聲響，淹沒了筆墨落紙的沙沙；當即時訊息的彈窗，取代了「見字如晤」的期盼，那些曾載着相思與雅趣的花箋，便成了藏在時光深處的念想。十二月十三日，初寒意意的京華迎來了一場頗具暖意的展覽：「雲中誰寄錦書來——花箋中的藝術世界」，於北京畫院美術館清雅啟幕。邀你共赴一場跨越千年的風雅之約，於方寸箋紙間，讀懂中國人獨有的浪漫與深情。

我在前言中寫道：「中國箋紙雖小，其中卻蘊含着關於中國文化藝術的大學問。古代不說，近現代從魯迅、鄭振鐸，到齊白石、陳師曾、張大千、溥心畬、羅振玉、姚茫父、陳半丁、王夢白、傅抱石、王雪濤等藝術家，這些閃亮的名字皆圍坐於花箋之畔，美妙得很！」此番展覽，為了不辜負美妙，北京畫院聯合北京美術家協會、蘇州博物館、榮寶齋有限公司共同主辦，更得到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蘇州公共文化中心等文博機構鼎力襄助，集百餘件箋紙、箋譜、信札、箋畫、雕版珍品於一堂，以「斑斕色彩」「暗花疏影」「魚雁傳情」三大板塊，北京畫院張楠老師系統梳理了自唐宋以迄民國的箋紙發展脈絡，讓千年雅韻，在展廳中緩緩流淌。

步入展廳，頭頂是空間藝術家馮羽的裝置作品，墨香與紙韻交織，暖光輕覆，彷彿將時光拉回箋紙的黃金年代。唐代薛濤製「浣花箋」，傳以芙蓉花染紙，開啟私人製箋的風雅先河；宋元硃花箋，以沉香木做硃紙板，石蠟壓出暗紋，不着筆墨而自有疏影橫斜之姿。駐足明崇禎年間的《十竹齋箋譜》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這冊珍本，堪稱木版水印技藝的巔峰——版飯分色套印，讓花鳥蟲魚躍然紙上，色彩漸變如暈染天成；拱花技藝輕壓紙面，生

## 一紙花箋 尺素傳情

吳洪亮

出立體肌理，指尖輕觸箋紙，似能觸到三百餘年前匠人的心跳。清宮舊藏的華貴箋紙瞬間就會攫住目光。故宮博物院藏的清乾隆梅花玉版箋，四十九點一厘米乘五十一點三厘米的尺幅間，白箋映梅，疏朗雅緻，盡顯皇家文人的審美意趣；一旁的「粉色仿明仁殿畫金如意雲紋粉蠟箋」，粉蠟為底，金紋流轉，將製箋工藝的繁複華麗推向極致。而近現代展區的《北平箋譜》，更藏着一段文化守護的佳話。一九三三年，魯迅與鄭振鐸合力輯印這部箋譜，中國書店藏的編號第七號版本，收錄齊白石、陳師曾等名家箋畫，被譽為「中國木刻史上斷代之唯一豐碑」。兩位先生以箋譜為舟，載着傳統技藝渡過時光荏苒，這份苦心，令今時觀者動容。一封封與白石老人有關的信札，亦構成了「齊白石的箋上朋友圈」，既有歷史亦含深情。展覽特設的工藝展示單元，是匠人與觀眾鏈接的互動空間。屏幕上，匠人演示着勾描、分版、套印的絕技，案台上，刻刀、雕版、毛刷靜靜陳列，將箋紙背後的門道一一拆解。觀眾可以觸摸箋紙，可感硃花的含蓄、灑金的璀璨，千年工藝不再是書本上的文字，而化作指尖可觸的溫度。榮寶齋藏的一九三六年齊白石畫稿，筆墨簡練，盡顯白石老人小品畫的意趣；張大千、顏伯龍等名家的箋畫原稿，更印證了箋紙從書寫載體到藝術珍品的蛻變。文人筆下的山水花鳥，既要合筆墨之趣，亦要符印製之需，實用與審美，在此達成完美交融。

若說工藝與書畫賦予箋紙形之美，那麼文人信札，便是箋紙之魂之所在。「魚雁傳情」板塊裏，一封封泛黃的信札，藏着最動人的煙火人情。蘇州博物館藏的清潘祖蔭手札冊，是晚清名臣與吳昌碩等名家的往來書翰，筆墨間盡是知己酬唱的雅趣；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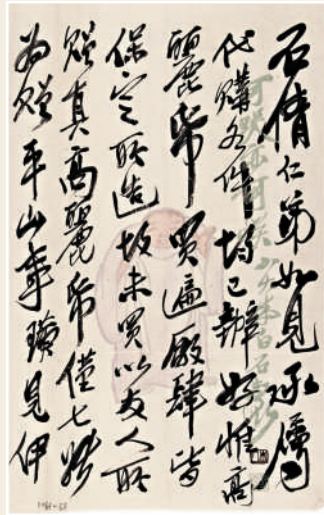
的《弗堂家書》，是姚茫父以金石箋寫給兒子的叮嚀，字裏行間滿是砥憤情深；北京畫院藏的《瀕翁書札》，齊白石以自繪人物箋致弟子姚石倩，師徒情誼躍然紙上，勾勒出鮮活的「箋上朋友圈」。文獻中，魯迅寫給許廣平的信，枇杷箋、蓮蓬箋上的字句，藏着烽火歲月裏的脈脈柔情，讓觀眾駐足良久，低聲興嘆。

展廳盡頭的「你的來信」互動裝置，是古今對話的溫柔落點。一排排懸掛的信封隨風輕晃，觀眾可以在這裏駐足打卡，感受片片信函帶來的震撼；亦可提筆蘸墨，在素箋上寫下心聲——寄給遠方親友，藏於行囊留作紀念，或是懸掛展廳，靜待有緣人開啟。筆尖劃過紙頁的沙沙聲，與觀眾的低語交織，讓「雲中誰寄錦書來」的浪漫，在當下有了新的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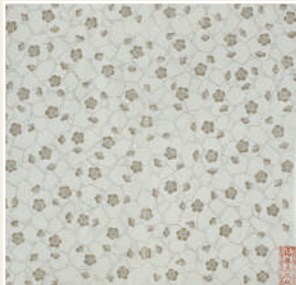
此展覽之名，取自宋代女詞人李清照「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的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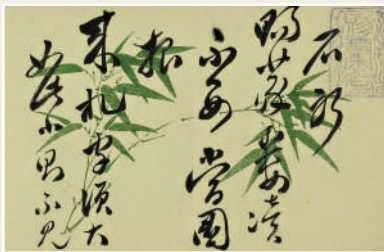
▲《北京榮寶齋新記詩箋譜》之齊白石繪翠鳥箋，一九五五年。北京畫院藏



▲一九三三年，齊白石寫給姚石倩的信。北京畫院藏



▲清乾隆梅花玉版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人尺牘冊之潘祖蔭致吳昌碩信札。蘇州博物館藏

## 聖誕吃什麼

自由談  
陸小鹿

朋友圈的聖誕氣氛濃郁。好朋友說她在一家人咖啡館吃到了潘妮托妮麵包，這是意大利聖誕必吃的甜品，她知道我偏愛打卡新奇美食，便特意推薦給我。

於我而言，品嘗美食也是學習知識，是人生一大樂趣。我們步履有限，未必能走遍世界，但在上海，不出國門就能嘗到各國風味。沒吃過的美食，嘗一次就有一次的收穫。若覺不好吃，至少也多了份談資；若覺得合口味，就可以納入回吃清單。

於是我立刻去打卡潘妮托妮。它看着是麵包，吃起來更像鬆軟的蛋糕，糕體蓬鬆，果酸酸甜，店員說搭配馬斯卡彭奶油風味更佳。我點了套餐，附贈的鮮奶拿鐵杯身貼着「每日一句意大利語」，寫着「Figurati！」釋義是「瞧你說的」。我在咖啡館裏，邊享用美食，邊編輯了一則朋友圈。一位同學留言說她正好在學意大利語，還教了我Aperitivo這個詞。我諮詢了AI，得知Aperitivo的字面含義是開胃酒，但延伸文化代表意大利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傍晚時分，幾個同事相約下班後一起去酒吧小酌，這是當地人社交、放鬆的經典場景，和瑞典的FIKA時光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真好啊，你看吃了美食，我是不是又學到了知識呢？

吃着潘妮托妮，我回想起前幾年打卡的熱紅酒。這款歐洲熱飲泛着紅寶石光澤，暖手暖胃，是西方聖誕的傳統飲品。狄更斯在小說《聖誕頌歌》，就曾用熱紅酒氤氳的香氣，勾勒出濃厚的聖誕節日氣氛。熱紅酒英文叫Mulled Wine，在法國被叫做Vin Chaud，在德國又叫Glühwein，各國叫法不同，這也成了我打卡美食之外的趣味收穫。

思緒一轉，又想起那年外出不便的聖誕。沒法出門的我網購了德國史多倫麵包。它表皮撒滿糖粉，內裏嵌着果乾堅果，口感扎實。我翻出迷你聖誕樹和聖誕老人玩偶布置客廳，就着熱紅茶慢慢享用，過了個別具一格的居家聖誕，這份記憶如今想來依舊清晰在目。

今年聖誕，品嘗潘妮托妮前，我還去新天地打卡了蛋奶酒。初識它是在《飄》裏，書中南方莊園的聖誕宴上，芬芳的蛋奶酒是極具代表性的節日飲品。那天的新天地張燈結綵，聖誕樹綴滿禮物，遊人如織。我點的蛋奶酒插着枴杖糖，配着小巧的薑餅人，酒裏浮着肉桂卷，入口醇厚香甜。還點了份聖誕花環披薩，火腿片拼成精緻的蝴蝶結，顏值與口感俱佳。我一邊悠閒用餐，一邊看iPad裏的電子書，在鬧中取靜的餐廳一隅，獨享了一段愜意時光。

細細想來，這些年我的聖誕節似乎都被美食串聯着。從史多倫到潘妮托妮，從熱紅酒到蛋奶酒，每一口都藏着新鮮的好奇和難忘的記憶。原來不必遠赴重洋，也能在舌尖環遊世界。而聖誕的意義，並不單指熱鬧的聚會，還可以是品嘗新奇美食時，那份實實在在的小確幸。



▲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尖沙咀東部街頭，燈光形成亮麗的「雪花」光影，彷彿大雪飛降，助興市民和訪港遊客度過年末假期。

中新社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一八五三年，一支四艘軍艦的不起眼的美國艦隊抵達日本，強迫日本實行開放；一九四五年，一支龐大的、耀武揚威的美式『無敵艦隊』再次來臨，迫使日本關起大門。」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道爾（John W. Dower）在《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一書序言的第一段寫道。這段話概括近代日本與美國恩怨情仇、糾纏不清的複雜關係。近代對日本影響最大、衝擊最大的國家是美國，可是日本右翼分子卻老是跟中國過不去。

《擁抱戰敗》一書於二〇〇〇年獲得普立茲獎，中文版超過八百頁，講述美國戰勝者與日本戰敗者互相「擁抱」的故事，內容豐富，細節精彩。作者詳細描述戰後美軍佔領期間日本的政治制度、經濟、大眾文化、社會風俗各個方面，以及麥克阿瑟主導以美國意志和邏輯，在日本強迫推行「美國化」、「民主化」以及「現代化」；作者深刻剖析日本的島國國民性和作為戰敗者的複雜心態。筆者幾年前購買這本書的時候，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兩國領導人互訪，政治經貿關係出現回暖趨勢，可惜這種趨勢未能持續。

最近高市早苗上台後，重彈軍國主義老

## 聞一多與臧克家的「知己」師生情(下)

燈下集  
慕津鋒

入國文系後，臧克家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他如飢似渴地學習詩歌創作，並時常拿着自己新寫的詩向老師聞一多請教。聞一多總是熱情地對他的每首詩作出點評，他告訴臧克家，他每首詩的好處在哪裏，缺點在哪裏，哪個想像很聰明，哪個字下得太嫩。有時他也會在自己認為好的句子上畫上雙圈。在聞一多精心教導下，臧克家先後創作了《炭鬼》《像粒沙》《老馬》《難民》《元宵》等詩歌。其中《難民》《老馬》還被聞一多介紹到《新月》月刊發表。《老馬》發表後影響頗大，受人關注。這首詩也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詩歌史上重要作品：總得叫大車裝個夠，牠橫豎不說一句話，背上的壓力往肉裏扣，牠把頭沉重地垂下！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牠有淚只往心裏嚥，眼裏飄來一道鞭影，牠抬頭望望前面。

這一時期，臧克家受老師聞一多的影響，不僅注意詩歌的韻律，而且還非常注意

詩歌的遣詞造句，對每一首詩，每一個字，他都是反覆推敲。正是出於對詩歌的共同愛好，他們漸漸成為了無所不談、惺惺相惜的「知己」師生。

一九三二年，當聞一多離開青大回清華教書後，他特地給臧克家寫了一封信：「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我在『青大』交了你這樣一個朋友，也就很滿意了。」

一九三三年，臧克家準備出版自己的詩集《烙印》，因他名不見經傳，書店都不願拿錢出版。作為一個窮學生，臧克家無法支付這昂貴的出版費用。當遠在清華的聞一多得知此事後，便聯繫王統照，每人出資二十塊大洋給生活書店，使得該書順利出版。不僅如此，聞一多還親自執筆為臧克家詩集《烙印》作序，在序言中，聞一多對學生詩作給予了高度評價：……作一首尋常所謂好詩，不是最難的事，但是，作一首有意義的，在生活上有意義的詩卻大不同。克家的詩，沒有一首不具有一種極頂真的生活的意義。沒有克家的經驗，便不知道生活的嚴重……

作為師者，聞一多先生對學生傾注了自

民——中國人、朝鮮人、印尼人和菲律賓人，在這塊戰敗的土地上，既不會對被認真對待，也沒有任何有影響力的存在。他們成了隱形人，亞洲各國為打敗日本天皇的陸海軍所作出的貢獻，由於對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勝利的強烈關注而被忽略不計。按照同樣的邏輯，日本在殖民和戰爭中對亞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拋諸腦後了」。

書中圖文並茂詳細講述戰敗國「擁抱」佔領者的一件事：讓日本女性「為征服者服務」。第四章「戰敗的文化」寫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即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三天後，日本內務省下令全國各警區設立「特殊慰安設施協會」（RAA），招募日本女性為美國佔領軍提供性服務。截至八月二十七日，東京共有一千三百六十名日女應募。翌日，在皇居前的廣場上，為這批RAA舉行了一個就職儀式，還宣讀了一份文辭華麗的誓辭，聲稱這些女性是「為了護持國體挺身而出」云云。書中關於「夜之女」的故事和歌曲《流星》，令我聯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內地上演的日本電影《砂器》中殺死黑人兒子的女設計師八杉恭子，和影片中哀傷深沉的主題曲《草帽歌》。

日本戰敗後被關上的大門早已重新打開，但戰勝者的「無敵艦隊」仍然駐軍日本，享有治外法權。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分子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為何卻把矛頭指向曾經遭受軍國主義蹂躪的中國？重讀這本美國人寫的《擁抱戰敗》，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己無私、真誠的愛與幫助，實為中國師者的典範。

抗戰爆發後，師生兩人也偶有書信往來。有一段時間，臧克家想到昆明找份工作，便寫信請老師聞一多幫忙。聞一多很快覆信，告訴他：「此間人人吃不飽，你一死要來，何苦來。樂土是有的，但不在此間，你可曾想過？大學教授，車載斗量，何重於你。」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臧克家本以為有機會和老師聞一多相逢。但沒想到自己最終等來的卻是老師在昆明被國民黨反動派暗殺的消息，他悲痛萬分。

終其一生，臧克家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的這位恩師，他常說，沒有聞先生就沒有他的今天。作為學生，臧克家先生對於發現和培養自己的恩師，一生都充滿了「深深的敬仰和感激」。

聞一多與臧克家因詩歌而結下的師生情誼，實乃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尊師愛生，良師益友」的典範，聞一多在臧克家心中的分量，正如臧克家在詩歌《有的人》中所說「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有的人，他活着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